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孤 女 飄 零 記

(一)

夏 羅 德 · 布 綸 著

伍 光 建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孤女飄零記

(一)

夏羅德·布倫忒著

伍光建譯

漢譯世界名著

譯者序

布綸忒 (Brontë) 氏有才女三人。長曰夏羅德 (Charlotte) 次曰某，又次曰某，皆能文。夏羅德最有名之作曰孤女飄零記 (原名眞亞爾 (Jane Eyre)) 書中簡稱柘晤，即今所譯者是也。初姊妹三人曾刊行詩集，而不見賞於時，僅售出二冊。於是改撰小說，夏羅德最初所撰者曰教授 (The professor) 投稿屢矣，而皆不售，最後則投稿某書肆，某君讀之，知其必傳，告以太短，不便刊行。時夏羅德已著孤女飄零記，屬稿將半，及書成，仍投稿於此書店，某君更爲讚賞，窮一日一夜之力，幾廢寢食，畢讀其稿，毅然刊行之，果震動一時。世人始知有向不出名之大小說家出現，莫不爭以先讀爲快。美國人尤好其書，書肆且有樂出重貲，爭先恐後預購其陸續所出之作，此作不依傍前人，獨出心裁，描寫女子性情，其寫女子之愛情，尤爲深透，非男著作家所可及。蓋男人寫女人愛情，雖淋漓盡致，似能鞭辟入裏，其實不過得其粗淺，往往爲女著作家所竊笑。且其寫愛情，仍不免落前人窠臼，

此書於描寫女子愛情之中，同時並寫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氣概，爲女子立最高人格。是故此書一出，識者皆視爲得未曾有，不脛而走，及知名之後，文人名士貴族，無不甘拜下風，爭欲一識其面。惜乎文名既顯，享年不永。嫁後未及一年而死。時年三十九歲，死後文人爭爲之作傳，又立會以搜輯其遺文，片紙隻字，皆視同至寶，其爲世所敬仰，有如此者。

民國十六年立夏日君朔序。

目錄

第一回	約翰	一
第二回	鎖禁	九
第三回	病榻	一九
第四回	洩恨	三一
第五回	義學	五三
第六回	海林	六七
第七回	受屈	七九
第八回	辯誣	九一
第九回	死別	一〇三

- 第十回 思遷……………一一三
- 第十一回 保姆……………一二七
- 第十二回 路遇……………一四七
- 第十三回 初見……………一五九
- 第十四回 談心……………一七七
- 第十五回 救火……………一九七
- 第十六回 動情……………二一三
- 第十七回 炎涼……………二二九
- 第十八回 戲謎……………二五五
- 第十九回 算命……………二七五
- 第二十回 米申……………二九五
- 第二十一回 姊妹……………三一九

第二十二回	回家	三五
第二十三回	訂婚	三六
第二十四回	駕馭	三七
第二十五回	凶兆	四〇
第二十六回	變卦	四二
第二十七回	生離	四四
第二十八回	漂流	四八
第二十九回	收留	五〇
第三十回	棲身	五二
第三十一回	村塾	五三
第三十二回	探密	五四
第三十三回	分財	五六

第三十四回 拒婚……………五八七

第三十五回 同感……………六一九

第三十六回 橫禍……………六三五

第三十七回 感應……………六四九

第三十八回 團圓……………六八五

孤女飄零記

第一回 約翰

那一天是不能出門散步的了。當天的早上，我們在那已經落葉的小叢樹堆裏溜過有一點鐘了；不料飯後（李特太太，沒得客人來，吃飯是早的，）刮起冬天的寒風，滿天都是烏雲，又落雨，是絕不能出門運動的了。

這我卻很歡喜：我不願意走遠路，尤其是遇着很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歸來，手脚的冰冷，奶媽貝西的臭罵，已經夠我害怕，而我的身體的孱弱，比不上伊理西，左珍納，約翰，他們三個，更使我自慚形穢了。

他們三個人，這時候在客廳裏圍繞他們的母親；這位太太在火爐邊，靠在榻上，臉上是很高興

的。(這三個人這時候，卻不哭，不爭吵，)李特太太不要我同他們在一起，說道：『她這個孩子，說話不坦白，舉動遲滯，又欠自然。幾時她可以改過來極力的學好，同人親熱，像個好孩子，活潑些，令人可愛些，等到奶媽來報告，說是她學好了，再由我細細的察看，果然奶媽報告的是不錯，她果然是學好了，我就可讓她同我的孩子們在一起作同伴。』

我聽見她說這種話，我就問道：『奶媽說我作錯了什麼事？』

她說道：『柘唔，我不喜歡好問好辯的人。況且你小小年紀的人，這樣的對待長輩，是很令人厭惡的。你找個地方坐下；非等到你會高高興興說話的時候，你就不必開口。』

客廳旁邊有一間吃早飯的小屋子。我只好溜進去。屋裏有一架書櫥：我挑了一本有許多圖畫的書。盤着腿坐在窗戶檯上看，把窗簾拉過來，圍住身子。

一面是簾，一面是玻璃，我看書的時候，有時看看窗子外冬天十一月的天色。遠處是茫茫的雲霧，近處是一陣一陣的大雨打着樹林。

我所看的這本書是講鳥的。我雖不甚喜歡讀，但是卷首所說的是海鳥棲止的荒島，海邊的山

嘴，同挪威國的海岸。書上還引了幾句詩，令人想到北冰洋附近酷寒地方，我就想到我自己現在的
光景，是很像海鳥棲止在冰山雪地，酷寒孤寂的地方。書上的圖畫，是一副極寒地方的景緻，一片汪洋，有一個荒島，四面都是波浪衝擊。遠遠的有隻破船，被水衝在岸邊，畫片上面是層雲，微微的露出一點孤寒的月輪。

又有一幅是畫的墳地，四面短垣，中間都是墳堆，墓碑森然。牆頭上面畫個新月，我不曉得這幅圖，是什麼用意。

又有一幅是海上有兩隻船，好像是無風，動不得，我那時候以為是海上的幻景。

又有一幅是一個惡鬼，刺一個竊賊的包袱，我見了害怕。

又有一幅是黑色有角的東西，坐在大石上，看遠遠的一羣人，圍住一個絞人的架。

每幅圖畫是說一段故事；我那時候知識未發達，情感不完全，我見了是莫名其妙，不過只覺得很有意思。奶媽貝西高興的時候常常的把桌子挪到我們孩子的屋裏，在那裏熨衣服，我們圍住看她，她把各種書裏所說的愛情冒險的故事說給我們聽。這些故事同我所看見的圖畫是一樣的有

意思。

我這時候有這本書，放在我膝上讀，我自覺得有我的一種樂趣，只怕有人來騷擾我，不料就有人推開小屋的門。

約翰李特走進來喊道：「悶氣的老太太！」他一看好像是房裏無人，停住不響了。

隨後他又喊道：「她跑到那裏去了？」又喊他的姊姊妹妹，說道：「理西！(即伊理西，注)左支！

(即左珍納，注)左唔(即柘唔，注)不在屋裏：你們去告訴媽媽，她跑出去冒雨，這個壞畜生！」

我心裏想道：「幸虧我把簾子擋住了自己。」我心裏很盼望他找不着我，他眼睛既不好，心又遲鈍，原是找不着我的；不料伊理西探頭進來，說道：「查克，(即約翰李特，注)她不是坐在窗戶檯上嗎？」

我最怕的是查克走來拖我下來，我自己立刻就跳下來。

我心裏不曉得怎樣是好，就問道：「你找我幹什麼？」

查克答道：「你應該對我說，」李特少爺，你要找我做什麼？」我要你走過來。」他隨即坐在一

把交椅上，作出一種模樣，要我走前去，站在他面前。

且說約翰這時候是個十四歲的學生，他比我大四歲，他又粗又大，皮膚的顏色是很不好看，神氣是很蠢笨的，四肢是很粗大。最好亂吃，塞得太飽，臉上全是病容，兩眼無神，兩腮好像是發腫。這時候他應該在學堂讀書的，但是他的媽媽過於姑息，說是他身體不好，在家且歇息一兩個月。校長邁先生說過，只要他的母親少送點糕餅給他吃，他身體就好了。但是他的母親以為校長的話說得太不近情，以為她兒子臉色不好看，是因為他太過用功，也許是因為想家。

約翰對於他的母親同姊妹並不親愛，對於我是非常之厭惡。他常常虐待我，打我，並不是一星期之內躡躑我兩三次，也並不是每天之內躡躑我一兩次，他是終天的躡躑我。我一看見他，我就害怕，他一走近前，我身上的肉就縮小起來。他恐嚇我，打我，我是無處訴苦，僕人們是不敢得罪少爺的，他的母親看見了，也當不看見，不管，我告訴她，她也不理，我每逢想起他這樣虐待我，我就糊塗了。他母親親眼看見他打我罵我的時候卻不多，他母親看不見的時候，他打我罵我的時候不知有多少次了。

且說我向來是不敢違抗約翰的，這時候他喊我到他的面前，我只好走前去。他把舌頭伸出來，伸得極長的，足足伸了有三分鐘，我曉得他要打我，我這時候心裏只想到他那種醜惡臉，我正在想，他不曉得能否看出我心裏的意思。

他忽然用大力打過來，把我打到幾乎立不住脚，我站定之後，退走兩步。

他說道：「這一打，是教訓你以後不要對我母親像剛纔那樣膽大無禮，回我母親的嘴，又要罰你這個老鼠，爲什麼躲藏在窗簾後，又罰你爲什麼剛纔你那兩隻眼對我露出那種神色。」

我受約翰的凌辱，是受慣的了，從來想不起回駁他；向來只想，他罵我之後打我，我該怎樣忍受。他問道：「你在窗簾後做什麼？」

我答道：「我讀書。」

他說道：「你把書拿來給我看。」

我走回到窗子，把書拿來。

他說道：「你不該拿我的書，媽媽說過的，你是吃我們家裏飯的人；你又無錢；你的父親，並無一

文錢留下給你，你該去作乞丐討飯的，不能住在這裏，同我們有錢人家的孩子們在一起，同我們吃一樣的飯，穿我們家裏的衣服。你穿的吃的，那一樣不是化我們家裏的錢。你亂動我們的書，這些都是我的。我就要教訓你，家裏那一樣東西不是我的呀；不過再等幾年，都是我的。你滾你的，站在門邊，不要擋住鏡子，不要擋住窗子。」

我只好聽他的話，就站在門邊，不曉得他是什麼用意，隨即就明白了；我看見他拿起那本書，要作向我摔的樣子，我就大喊一聲，正要躲閃，已經是來不及了。他把書摔過來，打中我，我立刻跌倒。我的頭碰在門上，碰傷了。傷口流許多血，覺得很痛，我恐怖到十二分；我心裏就有無限的感觸。

我說道：「你這個殘暴凶惡的孩子，你簡直是個殺人的兇手，你是個虐待奴隸的兇主人，你很像羅馬帝那樣的殘忍。」

我讀過某人著的羅馬史，曉得羅馬帝的種種殘忍，我心裏常常在那裏比他作種種殘暴人，想不到我這時候，都說出來了。

他喊道：「什麼呀，什麼呀，你敢這樣罵我麼？伊理西，左珍納，你們都聽見罵我麼？我一定去告訴

媽媽，我先要……。」

這時候，他一直奔過來，我覺得他的手抓我的頭髮，抓我的肩膀，我真覺得他這時候是個惡霸，是個殺人的兇手。我覺得頭上有血滴下來，同時覺得異常的疼痛，我只覺痛，忘卻了恐怖，我也忘其所以的對付他。我自己也不曉得我的手作些什麼，只聽見他喊道：「你這個老鼠，你這個老鼠。」他有了救兵了：他的媽媽原在樓上，他的姊妹跑上樓去報信，李太太走來，還有貝西同女侍阿保跟在背後，把我們兩個人分開。阿保說道：「可憐！可憐！爲什麼這樣兇狠的打約翰少爺！」

奶媽說道：「我向來未見過這樣發狂發怒的人！」

李太太說道：「把她拖到紅屋子裏，關鎖起來。」立刻就四隻手抓住我，拖我到樓上。

第二回 鎖禁

我一路被他們拖，我一路反抗。這卻是第一次，我從前一向未作過的，只西阿保兩個人，見我這樣，更把我看得壞得多。我這時候真是忘其所以了。我很曉得我反抗他們，隨後是要受罰的，我卻決計什麼都不管，要大鬧一次。

奶媽說道：「她簡直是像個野貓，阿保你捉牢她的手。」

阿保說道：「愛邇小姐，你爲什麼這樣不要臉！你爲什麼打少爺，這是什麼舉動，少爺是你的恩人的兒子，是你的少主人！」

我就答道：「什麼主人！他爲什麼就是我的主人？我是女僕麼？」

阿保答道：「你不是個女僕，你還够不上一個女僕，因爲你吃他們的，穿他們的，卻不作事。你坐下吧，好好的追悔你自己兇惡行爲吧。」